



行走者

人世間

伊犁的浪漫

林基强

带着赛里木湖的清风，沿连霍高速一路向西，我们于下午四点抵达伊犁霍城的薰衣草小镇。

拉开车门，一股浓郁而又甜丝丝的香气扑面而来，沁入肺腑——解忧公主薰衣草农场以如此热烈的方式迎接我们。万亩花田以一种难以描摹的紫色，顺连绵起伏的斜坡摇曳着铺向天边，与白雪皑皑的天山握了个手，又带着雪山的清凉摇荡回来。一摇一荡间，这如梦如幻的紫色便摇荡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浪漫和温馨。花海间，游客们忙着摆出各式各样的“pose”打卡拍照，爽朗的笑声传向四方。

田间小路的尽头，一红一白两匹马追逐着从远处的村庄疾驰而出。红马上的姑娘执辔在前，洁白的裙裾在风中肆意飘舞；白马上的小伙身子前伏，挥鞭急追在后，他们的身影在紫色的花海里忽隐忽现。阳光透过悠悠的白云，把大风车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斜斜地铺在花海上。

我沿田埂走进花海，膝盖以下很快沾满了花粉。嗡嗡的蜜蜂见人来了，惊飞四散，人走过后，复又飞回，吮吸着香甜的花蜜。一位身着哈萨克族服饰的中年女人戴着草帽，正在整理倒伏的花株。见我近前，抬头笑了笑：“你们来得正是时候，花开得好着呢！”她明眸皓齿，清亮的眼眸透着爽朗。她说这里以前叫四宫村，原本是一片砂石地，贫瘠得很，种啥都难以成活。二十年前，当地引进薰衣草种植，昔日的荒山坡开满了“紫色黄金”，原来的贫困村也变成了享誉中外的网红村。游客们甚至给它取了一个非常疗愈的名字——晃晃村。因为它能让人们卸下所有羁绊，过上晃晃悠悠的慢生活。

听了她的话，我会心地一笑：说得真好！在这里，时间仿佛被拉长，像一条缓缓流动的长河，漂流其中，放空心灵，有一种空前的松弛感弥漫心间。

蹲下细看薰衣草：四片

花瓣，紫得内敛而又含蓄，花萼上挂着细密的茸毛，阳光泻落花间，泛出淡淡的银光。几栋彩色木屋和大风车散落花田，像是从安徒生童话里搬来的。一对新人正在花海里拍婚纱照，紫色的风撩起了新娘的白纱，欢愉的笑容洋溢在他们青春的面庞上。两位老人在田埂边的凉棚下对弈，壶中的薰衣草花茶袅袅地散发着香甜的气息，阳光把他们的银发染成了浅紫色。他们专注于棋盘之上，对我这个外人的到来却浑然不觉。

傍晚六点，天色尚早，我们辞别紫色的晃晃村，驱车赶往伊宁市区，走进了颇有盛名的六星街。

六星街的格局是罕见的。它始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由一位德国工程师规划设计。三条主街道交错延伸，将整个街区划分为六个扇形区域，由中心向外辐射出六条主干道，从空中俯瞰，宛如一朵盛开在戈壁边缘的六角星花。这种“同心圆+放射状”的布局，在国内建筑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近百年来，汉族、维吾尔族、俄罗斯族、哈萨克族、塔塔尔族等十三个民族如同石榴籽一般紧紧抱在一起，在此共居共生。

漫步在六星街的巷陌间，你会产生一种奇异的幻觉，仿佛一步踏入某个遥远的欧洲小镇，转身又跌回了西域的人间烟火。在这里，蓝色的墙壁与绿色的雕花木窗相依，橙色的屋檐与白色的拱门相映，俄式蓝墙旁矗立着维吾尔族雕花拱门，塔塔尔族的彩绘窗棂对面开着回族的风味餐厅。斑斓的色彩在街巷里流淌，大大小小的庭院错落有致，有着天然的和諧感。一位拾荒老人表情散淡地坐在粗壮的杨树下歇脚，一条小溪卷着水花在他身后潺潺流过；几个十几岁的孩子踩着滑板车从他面前的小径呼啸而去，银铃般的笑声洒满街巷。目送孩子们远去的背影，老人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，而对过往的游客，老人却不美不

妒，淡然自若。我忽然觉得，这条街最动人的地方，不是它的建筑有多美，而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身上所表现出的那份自信、恬淡和安然。

我们顺着黎光街前行。用小方砖铺成的路面被磨得温润发亮，像包了浆的黑玉。街道两旁错落着色彩斑斓的庭院，时不时会有绿油油的葡萄藤蔓或沉甸甸的无花果枝探出。一名维吾尔族男孩踢着足球从我们身边跑过，跟在后边的小黄狗调皮地甩动着白色的尾巴。夕阳把他们的影子印在蓝色的墙壁上，像一幅流动的剪影。

转过一个弯，悠扬、深沉的琴声悠悠传来，带着一丝丝俄式的忧郁。循声前行，“亚历山大手风琴珍藏馆”的牌匾赫然入目。走进馆内，我被深深地震撼了：展台上，八百余架手风琴梯次陈列，错落有致，蔚为壮观。小的仅有巴掌大，大的则像卧伏的小熊。

守馆的俄罗斯老人正在调音，见了我们，微笑着做了个“请”的手势。老人介绍说：“亚历山大先生穷尽一生的积蓄，收藏了这八百多架手风琴，每一架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。”他指着墙上挂着的那把琴键发黄、琴身斑驳的巴扬琴，“这是亚历山大十五岁时，用第一笔打工收入买来的！”说完，老人有些伤感，继而喃喃地叹道：“琴比人长久，人走了，魂却留在琴里！”走到一架老琴前，老人全然忘却了我们的存在。琴上了身，他的魂似乎也融进了琴里。一曲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，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在厅堂里回荡。一时间，我们停下了脚步，也停止了议论，静默间，我的眼眶有些发潮。

夜色渐浓，六星街的灯火在夜幕中徐徐拉开。暖黄色的光洒在彩色的墙壁上，把蓝色染成了靛青，把橙色幻化成琥珀。喧嚣的人声和悠扬琴声渐渐隐去，只余下远处清真寺穹顶上的一弯新月，依旧辉映着六星街的灯火。

母亲的菜园子

韩红梅

我老家的房前屋后各有一小块空地，父亲把它们开垦成菜园。父亲去世时，母亲已经七十岁，我们兄妹怕她累着，不让她种园子。母亲非要种，她说她乐意干活，也还干得动活儿，看着自己侍弄的蔬菜一天天发芽结果，就像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一样开心，闲着反倒难受。

前园阳光好，母亲用来种菜。母亲的园子很美，贴着园子南边，母亲种了一排香椿，既可当篱笆挡住鸡狗，又可享受美味的香椿。嫩嫩的香椿芽用来油炸或炒鸡蛋都非常美味，吃不完的腌到坛子里可以吃一年。

母亲的菜园根据季节不同生长出各种各样的蔬菜。韭菜、黄瓜、辣椒、茄子，一行行一畦畦排列整齐。长黄瓜的季节，我回到母亲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园里摘黄瓜。刚摘的顶花带刺的黄瓜吃一口从头鲜到脚后跟，吃了一根又一根，又大又红、自然成熟的西红柿又沙又甜，怎么吃也吃不够。豆角、茄子几乎耷拉到地面。

园子的四角，母亲栽上了眉豆、丝瓜、方瓜等爬蔓蔬菜。长长的丝瓜、方瓜从架子上垂落下来，随着风儿轻轻摇荡，仿佛在荡秋千。紫色的眉豆花、茄子花、土豆花，黄色的丝瓜花、方瓜花，白色的葫芦花、韭菜花，花团锦簇，赏心悦目，把菜园点缀得像花园一般美丽。收获了春菜、夏菜，再种白菜、萝卜、芥菜等秋菜。

后园则是另一番景象。因为我们都爱吃青玉米和煮花生，母亲就把后园一半种玉米一半种花生。夏季从后窗望去，花生、玉米生机盎然，花生开满娇艳的黄花，玉米开花仿佛头顶扎着一支朝天辫，一排排玉米像腰里别着武器的士兵一样笔直站立。葱茏的绿色为房间带来一片凉意。

玉米成熟时节，我带着儿子回母亲家的频率不由自主地增加。母亲总是亲自到后园挑选玉米，太嫩的没味道，太老的不鲜美。母亲挑选的玉米恰到好处。玉米一出锅，我和儿子馋涎欲滴，等不得凉透就啃起来。儿子的小脸上沾满玉米屑。

有时，我还会让母亲烧火时顺带烧几穗玉米。烧玉米比煮玉米更加美味香甜，三十多岁的年纪又啃到母亲亲手烧的玉米，我仿佛回到了童年，那种温暖美妙的感觉不可言说。看着我和儿子吃得黑乎乎的脸颊，母亲眼角眉梢都洋溢着幸福的笑，脸上的皱纹里都充满了甜蜜。

饱食之后，母亲会给儿子讲那些古老的故事，儿子总是听得津津有味。母亲的故事有的是教人孝顺，比如羊羔跪乳、乌鸦反哺

等。听完故事儿子对我说：“妈妈，等你老了我捉了虫子也先给你吃。我要像小乌鸦一样做个孝顺孩子。”四岁稚子的话让我开怀大笑。有的故事是教人不要贪心、要善良，比如《小棒槌》，有的是代代流传至今的，有的则是母亲自己编的。

母亲吟唱的儿歌也很好听。祖孙二人常常坐在炕上扯大锯。“扯大锯，拉大锯，姥姥门口唱大戏，搬闺女，请女婿，小平平你也去，没有什么好吃的，小米饭就瓜齏，地瓜饼子两窝窝，撑的屁二三十，一气放了十里地。”平平是我儿子的乳名，十里地则是我家到母亲家的距离。

他们祖孙其乐融融安享天伦，我则带上躺椅和一本喜爱的书，再带上几穗玉米、几根黄瓜到后园去。后园的西北角、东北角，母亲依然栽有葫芦和南瓜。开花时节，黄的南瓜花，白的葫芦花，招惹得蝴蝶和蜜蜂嗡嗡嘤嘤地飞舞。南瓜和葫芦有的安然地躺在架子上，有的悠闲地垂在架子下。过大的瓜和葫芦，母亲会用绳子托住挂到架子上。葫芦嫩时可以炒着吃，老了可以做瓢，葫芦籽炒着吃香气浓郁，远比葵花籽美味。南瓜可以煮着吃，可以熬稀饭，可以做馒头。瓜蔓爬满架子，搭成一个天然凉棚。我把躺椅放到瓜架下，吃着最爱的美食，读着心爱的书籍，享受着习习凉风，怎一个惬意了得。

等到要回家时，母亲又会去掰一些玉米让我带回家吃。花生成熟则煮花生吃，我们同样吃得酣畅淋漓；吃不完的留着冬天坐在热炕头上炒着吃，再到泥窖里挖几个碧绿青翠的大头青萝卜，花生香，萝卜甜。

母亲吃菜很少，园子里出产的蔬菜瓜果几乎全到了我们兄妹的餐桌上。十几年来，我吃着母亲提供的菜蔬，当我大包小包带着蔬菜离开时，母亲脸上都情不自禁地洋溢着满满的幸福、欣慰，还有一丝丝的得意，她得意自己八十多岁了还能为孩子们种菜。能为孩子付出她就觉得自己是有用的，是幸福的。

母亲八十五岁那年摔了一跤，行动不便，这才放弃了种菜。哥哥们种了一季，因为没有母亲管理得尽心，草比菜高，菜园渐渐荒芜。

从此以后，我再也吃不到母亲种的蔬菜了。集市上买到的大棚里的蔬菜价格贵却寡淡无味。我这才体会到母亲用她的劳动为我们节省了多大一笔开支。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，这正是天下所有母亲的写照。

愿母亲在天之灵安息。女儿永远感恩您。